

青年服務團憶往

羅才榮

前言

我的人生行程，可分為兩個階段。抗戰時期，自武漢珞珈山「受訓」開始，是第一行程。戡亂時期，在臺灣圓山「訓人」開始，是第二行程。

這兩個行程有共同的特點，就是和「山」有關（珞珈山、圓山），和「青年」有關（青幹班、青服團），和大時代的創造，戰爭的進行，更有關（抗日戰爭、反共戰爭）。

一張字條到了圓山

我是怎樣走上革命人生的第二行程？

三十八年十一月六日我從成都飛到海南島，再乘華聯輪到基隆，第二天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安置在臺北市黨部辦公室內暫住。

那時候，臺北市黨部在火車站旁邊一棟大樓內，隔壁就是有名的「七洋大樓」，住的是和我同樣命運，由大陸流亡來臺的大學生。執政黨臺北市黨部，沒有多的寢室，我們就在辦公室。晚上打地鋪，白天把臥具收拾起來，讓市黨部的工作同志照常辦公，自己和朋友跑出

去在火車站附近閒逛，小攤上吃東西，這些朋友，都是大陸各省市的黨工同志，經常和「七洋大樓」的學生們碰面，大家心靈上默默有一種自然的溝通，因為大家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」。

有一天晚上，回市黨部辦公室，準備就寢，打開臥具，掉下來一張字條，上面寫的是：

「才榮：請明天上午九時到圓山青年服務團一談。業佑」

字條是上官業佑先生寫的，上官先生是我在軍校特別訓練班，和軍委會別動隊工作時的直接領導人。

第二天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所謂「青年服務團」。看去一片荒草沒徑，幾間破鐵皮房子，門窗不全。上官先生正在草地上觀望，他看見我就邀我到一間紅磚小樓去談話。這間小樓，以後就成爲我和上官先生的辦公室、寢室。

就這樣我走上了人生的第二行程。

推行節約碰了釘子

從上官先生的談話中，知道他那天接任了青年服務團的團長。這個團，是以訓練七洋大樓住的流亡大學生爲主要對象。臺灣省教育廳，已經發表過兩個團長，第一個團長，發表了在極短的時間內就不幹了，第二個團長，發表了只到團址

有一天晚上，回市黨部辦公室，準備就寢，打開臥具，掉下來一張字條，上面寫的是：

「才榮：請明天上午九時到圓山青年服務團一談。業佑」

字條是上官業佑先生寫的，上官先生是我在軍校特別訓練班，和軍委會別動隊工作時的直接領導人。

從上官先生的談話中，知道他那天接任了青年服務團的團長。這個團，是以訓練七洋大樓住的流亡大學生爲主要對象。臺灣省教育廳，已經發表過兩個團長，第一個團長，發表了在極短的時間內就不幹了，第二個團長，發表了只到團址

巡視一遍就堅決不幹了。本來，也難怪他們，訓練的條件是如此的缺乏，受訓的對象，又是如此的複雜，只好望而却步了。

上官先生，是發表的第三位團長，他竟勇敢的接下這個困難的工作，他要我去協助他，我基於歷史的情感，毫不考慮的表示接受，擔任了一團附的職務，不久調爲副團長。

原因是：一方面是我和上官先生的私交關係，

一方面也是我對七洋大樓的青年有同一命運的感情。

，看見臺北市當時的社會風氣，缺乏戰時氣氛，許多達官巨賈，每天酒食徵逐，歌舞昇平，他就到服務團派團員到各大餐廳門口，登記坐汽車到餐廳的客人所乘汽車的牌照號碼，並在報紙公佈姓名，一時這些達官巨賈紛紛自我約束，餐廳生意冷淡起來，不知怎樣被臺灣省主席吳國楨知道了，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去，責怪一番，他認為我們的作法，是胡作非爲，影響了政府的稅收，必須立刻停止，否則，省政府停發服務團的經費。我們只有停止下來，當時團員們那種憤懣失望的表情至今我尚無法忘記，鄧文儀先生鼓勵我說，這是一羣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希望他們能來省黨部受訓後參加黨的基層工作，有些團員，就應鄧文儀先生的號召，去從事黨務工作了。後來上官團長繼續出任省黨部主任委員，亦引用了青年服務團員進入省、縣、區級黨部工作，這些團員，因為本身具有革命的品質，反共的意識和滿腔工作的熱忱，所以都有很優異的表現，且常被挑選擔任最尖銳最困難地區的工作。

秘密任務開往高雄

有一天晚上，夜已深沉，寢室裡的電話突然響起來，我去接電話，知道是找上官團長講話的，我告訴對方「上官團長外宿回家了，我是羅副團長才榮可不可以代接」，對方說「等等」。等了一會聽筒中傳來非常熟悉的聲音，是經國先生打來的，他說：

「才榮同志，上官團長不在你來也是一樣，我即刻派車來接你」。我倉卒起床穿衣隨車出發

，圓山一帶已無行人，沿途一片夜的寧靜，只路燈放射出冷漠的微光，到了目的地，是在懷寧街一條小巷內的樓上，門前掛一個「政府發言人辦公室」的木牌。辦公室內只有經國先生和沈昌煥先生二人，經國先生告訴我：

「自大陳撤退來臺的國軍，預計行程明天可以到達高雄港，希望服務團派一隊團員到碼頭上為撤退來臺的官兵服務」。

「明天早上六點鐘有一列專車停在圓山車站，你們就在那裡上車。」

「國防部政治部張副主任彝鼎在車上等你們，詳細的任務，向他請示。」

「這是最高機密不能洩漏。」

「致意上官團長。」

我接受了任務，經國先生仍派座車送我回圓山，我即刻趕到上官團長家中去報告，上官團長決定說：「明天就由你帶一中隊團員去高雄吧！」

第二天在朝會中升旗之後我就宣佈去高雄有任務，第三中隊立即準備上車出發。

從圓山登車，在行車中，會見張副主任彝鼎，他交付任務，要求我們到了高雄即進入碼頭，隨時準備一有運輸船艦進港，即在碼頭上鳴砲跳舞，呼叫我號，表示歡迎。

「才榮同志，你就講幾句話吧！」

我只好簡短而有力的講幾句話，樓上又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。這一段往事我永遠不會忘記，因爲這呼聲和掌聲充滿了真摯的革命情感，這份情感我想是從我們每天面着朝陽跑步，扛着鋤頭割草，坐着小木櫈吃圍着大鍋菜建立起來的。

前面講到我們爲了改善社會風氣，接受省黨

越大，歌聲越高，風越大，舞步越快。可惜今天回憶起來，對這些無名英雄，我都記不起姓名了，只有隊長羅朝樸的名字記憶猶新。有時風狂雨暴，又無船靠碼頭，我們衣裳盡濕，很不舒服，只好在雨中跳舞唱歌，開雨中同樂會，自得其樂。在碼頭上我發現一位白銀小姐國語標準，歌聲動人，後來就介紹到黨內宣讀文件一直到今天。

高雄碼頭上的慰勞工作經過兩個星期，才告結束。

副團長被硬請講話

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在中山堂舉行羣衆大會，是經國先生主持的，上官先生因爲政工改制工作去了南部，我代表他去出席，在主席臺上另兩位

是青年部部長倪文亞先生，省黨部主委鄧文儀先生，我們的團員都坐在樓上。倪先生和鄧先生講了話，我自覺身份不够資格在這樣的場合講話，也未有講話的心理準備，司儀亦未有我講話的程序安排，那知樓上突然響起一片整齊的聲音「請羅副團長講話」一次一次的重複，像呼口號一樣，我愈不講，呼聲越高，主席經國先生才走過來對我說：

「才榮同志，你就講幾句話吧！」

我只好簡短而有力的講幾句話，樓上又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。這一段往事我永遠不會忘記，因爲這呼聲和掌聲充滿了真摯的革命情感，這份情感我想是從我們每天面着朝陽跑步，扛着鋤頭割草，坐着小木櫈吃圍着大鍋菜建立起來的。

部交付的任務，派團員到餐廳去登記汽車號碼，被吳主席責罵的事。但是團員們那種認真負責，絕不妥協的精神，和澈底的作風。被財政廳廳長任顯羣認識了，就辦了一次財稅講習班，調查團員去參加受訓之後，專門去負責查稅，和追交欠稅的工作。成績十分不錯，一月之內，追繳了欠稅不少。任廳長對這批團員，非常倚重，就把他們安置在稅捐稽征單位去工作。三十年來，他們得到的風評和成績，都使人滿意。現在已有多位任處長級的主管了。

當年團員遍佈世界

以上是我在青年服務團工作時期內印象最深的事。最後，我想講兩件小事，足見服務團的團員，遍佈世界和臺灣的各機構之內。

幾年前，我在美國，過洛杉磯，一位華僑調一部車子和車主人來陪我暢遊名勝，車在美國西部平原上飛馳，開車的朋友，突然叫我一聲副團長，原來他是團員在華僑社團擔任秘書，是在美國半工半讀的，已經成了家，還有一個小孩，當天晚上，我就到他家吃晚飯，漫談服務團的過去，十分愉快。

又一次我在中央黨部主持一次會議，各有關機關派有代表參加，會議主題是討論財務籌措與分配，一位財政單位的代表，起立發言說：「今天的主席，是我在服務團的副團長，當時他有三句話分析對財務運用的態度，值得大家參考，副團長說：沒有預算也能辦事才是天才，有預算能辦事還是人才，有預算竟不能辦事那就是庸才了」。

突然的這一段話，使我驚詫，在記憶裡我是不是說了這一段話，有點模糊。

這兩則小故事，當事人都叫我副團長，我真以有這樣一個職位的呼喊感到光榮，驕傲。正如我革命人生第一行程聽到叫我「書記」一樣，也是倍感親切的。因為八年抗戰我做了七年三民主義青年團重慶支團的書記，最後我的職位是「副主

任」直到最近退休，真是以「副」始，以「副」終，永遠在革命的「避風港」裡，有榮譽而無責任，既平安而又快樂，今天我寫這篇文章，興奮多於感慨，滿足多於失落，這都是團員們給我的。

懷念在服務團迎着朝陽向士林方向跑步前進的日子，那是充滿力量，希望奮發的日子。我亦將永遠懷念那一羣和我生活在一起的青年朋友們，他們熱情積極向上，給我許多青春的活力，也充實了我平凡的人生。

中外雜誌稿約

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舉凡人物傳記、趣事軼聞、真實傳奇、旅遊記趣、生活體驗、科學新知等稿件，均所歡迎。

二、來稿請用稿紙書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
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
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壹萬字（長稿取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不在此限）。

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稿酬從優，出版後得酌送稿費或贈本誌及「時代文摘」。經採用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」及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
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
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
八、作者來稿務請影印一份自己留存，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，如必須退稿，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，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之二號中